

从女奴到王后

一夜新娘

YIYE 月斜影清 著
YINNIANG

I

从女奴到王后：一夜新娘

YIYE
YINNIANG

一个女奴和一群海盗、一个名将、一个帝王、一个敌国之间的故事。
网络实力派作家月斜影清《从女奴到王后：一夜新娘》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从女奴到王后

一夜新娘 I

UIVE月斜影清著

YINXIANG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夜新娘/月斜影清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54-3984-0

I. 一… II. 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621 号

责任编辑:程华清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三合广告

责任印刷: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8 插页:2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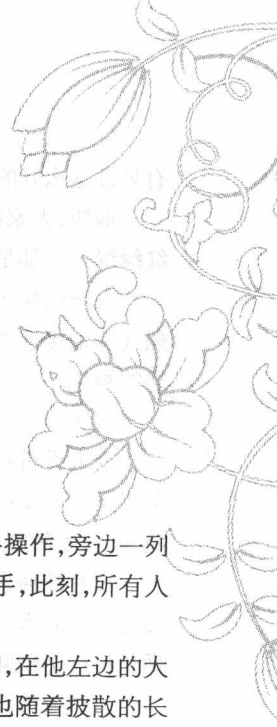
定价:49.8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海 盗	1
第二章 女 奴	8
第三章 肆 虐	30
第四章 洞 房	58
第五章 新 生	79
第六章 混 战	86
第七章 纳 妾	94
第八章 秦大王入城	106
第九章 靖康大难	119
第十章 婉婉和指婚	148
第十一章 长姐为母	174
第十二章 雪夜闯金营	191
第十三章 金兀术的身世和作为	205
第十四章 和秦大王面对面	227
第十五章 秦大王的末路	240
第十六章 九王爷纳妃	247
第十七章 帝国将星	253
第十八章 拒 婚	273
第十九章 秦大王投军	281



第一章 海 盗

黄昏时分，残阳如血。

海天之间，一片血红，海面却出奇的平静。

这是一艘大型的五牙战船，上面五道酒红色的风帆，由六十四名水手操作，旁边一列横开的是十八名手持利刀的大汉。在他们身后，是一排七十二人的弓箭手，此刻，所有人几乎都张弓搭箭，屏息凝神，气氛十分紧张。

船舱里，居中的大椅子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正在查看一幅怒海地形图，在他左边的大腿上，伏着一个十分风骚的女郎，半边胸脯露在外面，一颤一颤的。身子也随着披散的长发上下晃动，正在尽最大努力取悦这个身高八尺有余的大汉。

大汉本名已经无人知晓，大伙都叫他秦大王，他原是朝廷一个海防的军官，因为一项大罪名被揭发，就率几个共死兄弟流窜到这片怒海，开始了亡命生涯。他武艺高强，又颇有一点指挥才能，而且甚有心计，比虎豹还狠毒，比豺狼还阴险，一到此，很快就收复了周边的几股小势力，成了这片海岸线上的一名霸主，专门抢劫过往的船只，无论商旅百姓、官匪小盗，一概不放过。

自然，女人他们也不会放过。只是，出海的女人实在太少，这两个月，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女人了，只好去寻了几名妓女来供大家享乐。

此刻，服侍他的，就是寻来的妓女中最有名的一位，曾是某妓院的头牌。

“嗖”的一声，那是一种特殊的信号，意思是马上就有“新货”到了，要开始战斗了。果然，一个背刀的汉子敲门进来，毕恭毕敬：“大王，买卖来了……”

秦大王的豹眼里露出光来，一把将自己身边的女人推在地上，疼得她“哎哟”一声，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贱人，快滚出去，生意来了，不要触了大爷霉头，否则……”

妓女吓得三两下就跑出去了，他收敛了笑声，提了一柄大刀就往外走。他的这柄大刀，形状有点奇怪，名叫“白鹿刀”，据说是后魏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时令白鹿山巧匠打造的一把极品刀，因此得名“白鹿”。

外面的人见他出来，立刻恭敬行礼，他居中站立，大声道：“今天又是什么货色？”

“这批人是辗转来的，一时还看不出门道……”

“也罢，管它何方神圣，鹭鸶腿上也得剔出一丝精肉，蚊子腹内也得给它刮出二两脂油……”

说话间，他很快看到一艘木船在靠近。海盗们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因为很久没

有见过这么好的货色了，秦大王立刻下令调整船的方向，加快速度向那艘船驶去。

很快，大家都看到那艘木船上影影绰绰，有着不少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一些红红绿绿——那是一些女人，极其年轻的女人。

五牙战船上的男人，喉咙里忽然咕咚了一声，水手们更是加快了速度。等到五牙战船飞快地接近之际，他们看见木船上的人全部站了起来。男女老少，脸上都现出极其惊恐的神色。

很快，七八名刀手就跃上了这艘木船，跟吆喝牲口一般：“快，快过去……”

众人看看身边明晃晃的大刀，又看看对面几十张对准了的强弓硬弩，一名年轻的佩剑男子正要反抗，却被身后一柄大刀穿胸而过，惨叫一声，尸体立即被扔到了海面上，血色一闪，就随着残阳隐去了。

没有任何人再敢稍有违逆，只能一个个顺着扔下的小舢板往大船爬去。其中动作稍慢的两个老者，当场就被掀进了海里，一名老妇人，也许是他的老妻，刚呼喊一声，也被一柄长枪一下剖胸挑到了海里。

一行大约五六十人转眼间全部被驱赶到了五牙战船的甲板上。男的站在一边，女的站在一边。为首的是一个年约六旬的老者，十分精神，他强自镇定着开口：“众位好汉，我们是被朝廷株连九族的逃亡者，好不容易得着机会出海投亲，请好汉们饶命，我们会留下买路钱的……”

“哈，买路钱，自然是要的……”秦大王鹰隼一般的目光在他脸上一扫，老者不由自主后退了几步，看着他铁锤似的黝黑大拳头，似乎只要他挥出一拳，就会砸出任何人的脑浆。

秦大王的目光落在了那群环肥燕瘦的女人身上，少女、少妇……有十二三名，他们刚才都观察过了，她们中的许多人走路时很袅娜，显然是缠过足的——本朝女子缠足还不普及，只有上层贵族女子才会有这样令人一看就有冲动的小脚。

做了许久的“买卖”，他们还从未劫到过这样的上等女子，也就是说，今天的“货色”不再是卑贱的妓女平民女子，而是那些真正的千金小姐、名门少妇们……

他笑起来，目光每转移一下，碰到这种目光的人就会颤抖一下，而那些被他的目光扫过的女子，更是吓得浑身如筛糠一般。

他忽然来了一种极大的兴趣，手里的大刀猛地挥舞一下，片片衣襟飞舞，距离他最近的一名少女，顷刻间变得赤身裸体，慌忙中，只来得及用手死死地捂住胸口……而那些人中，可能是她的父亲、兄弟等，一群人怒吼一声就扑了上去。

只见白刃翻飞，顷刻间，原本三十来名男子，就剩了五六个，尸体一溜地在船舷上摆开，早有十几名大汉挨个地搜刮起死者身上的财物，然后，一脚一个，很快就将尸体踢下了海里。剩下的男人女人，几乎已经全部吓得瘫软了，幸存的五六名男子，抱着头，瘫在甲板上，大小便几乎都失禁了。

秦大王极其得意地笑起来，用手——指着那群女子：“你们，还有你们……把衣服脱

了……立刻脱了……”

经历了这样一场血腥的屠杀，女子们再也没有了任何反抗的力量，仿佛一群行尸走肉，机械地脱着身上的衣服，外衣、裙裳，然后是红红绿绿的肚兜……

强盗们爆发出阵阵淫笑，一拥而上，上下其手……

几名瘫软在地上的男人筛糠似的干呕，然后，在一片惨呼声里，五牙战船扬帆归航，往他们的老巢——怒岛而去。

船靠岸。

夕阳全部沉下了海底。西边的天空，出现大片大片淡褐色的云，缓缓移动，镶嵌一圈金黄，美丽得照射不出这片沙滩上巨大的罪恶。

女子已经被迫不及待的强盗们抱住就跑，而那几名男子落在后面，负责驱赶他们的两个人等级较低，暂时还分配不到美女，眼红之下，偶尔会抽他们一鞭发泄一下。

秦大王搂着一名丰满的女子，慢悠悠地回头看了一下，只见这几个男子，被打得匍匐在地，鞋子都跑掉了，几乎如死狗一般被拖着前行。好在已是黄昏，光脚踩在沙滩上已经很凉了。

“奶奶的，瞧你们那副熊样……”

他啐一口，目光忽然落在一双脚上。

脚趾修长，脚背晶莹如玉，也许是黄昏那道淡金色的光圈的映衬，甚至能看到青色的血管，每个趾甲都带着淡淡粉色，莹润悦目。

这竟然是一双女人的脚，而且是没有缠过的天足。

此刻，这双光洁健康的脚，正踩在沙滩上，很艰难地挪动，视线再往上一点，是一双穿胡裤的小腿，裤管被拖得微微卷起了一点点，露出同样一小截晶莹悦目的小腿。

秦大王忽然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仿佛太阳从西天返回，重新笼罩在头顶，汗水又掉不下来，浑身都在冒烟。

他几乎是毫无意识地扔掉手里抱着的丰满女子，几步就跑过来，一把抓起了匍匐在地的那个狼狈的“男子”——少年人的装束，身材瘦小，头发汗哒哒地沾住大半边脸庞，脸上是一层厚厚的灰渍。

他伸出蒲团般的熊掌，在那张脏脏的脸上一擦，立刻露出一片雪白的颜色，像突然冲破了乌云的天空，洁净而耀目。

他笑起来，将那个少女挟在腋窝下，感觉到她的身子在微微发抖，他低声道：“你别怕……”

他这样的人，即便是压低声音说话，也跟打雷似的，少女的身子更是抖得厉害，浑身软绵绵的，几乎整个瘫在了秦大王身上。这时，已经有几名手下走过来，他们也发现这个“男人”原来是个少女，只是见秦大王的举动，觉得有点奇怪。

正在这时，少女忽然飞快地从裤管里抽出一柄匕首，寒光一闪，可以看出这柄普通的匕首早已被磨得异常锋利，她没有片刻的犹豫，一下就往秦大王的胸口刺去。

秦大王绝没料到这个早已吓瘫的少女竟然会有如此迅捷的动作，躲闪不及，匕首斜刺在了他的胸口。

少女正喜得手，可是，立刻就发现，他的胸膛如钢筋铁骨一般，根本没法刺入，才划破一点皮，已被他一掌拂落。

少女一击不中，竟也毫不慌乱，一屈身就蹲了下去，飞速地捡起坠地的匕首，惨叫一声，就往自己心口刺去，显然是穷途末路的最后选择……

这一系列动作几乎发生在眨眼之间，几名小海盗还没反应过来，却见秦大王大吼一声，一伸手就抓住了那柄匕首，匕首只来得及没入寸许，上面沾了殷红的血，在最后一抹余晖的照射下，带着一丝诡异的凄凉。

他抓着匕首，盯着这个奇怪的少女，少女受了这么久的折磨，又受了轻伤，原本就奄奄一息了，却偏不昏迷过去，瞪大了眼睛，狠狠地看着他，眼中的那种倔强怨恨之情，再加上她刚才绝望之际的那声惨叫，也不知是心里压抑了多少的冤屈和痛恨，才会发出如此惨人的声音。

饶是作恶多端的秦大王，也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他忽然说出一句很奇怪的话来：“你叫什么名字？”

他的声音如洪钟一般，给人大声咆哮的感觉。

少女并不回答，仍旧狠狠地瞪着他，渐渐地，这目光终还是没有了力气，只悲伤地看看入夜的天空，有黑云开始压在海面上，一群海鸟扑棱着翅膀，鸣叫着，飞得那么低，沉沉的，仿佛世界的末日。

这是一座建在半岛上的寨子，半岛延伸到了海的中间，海拔也远远高于周围的一切，寨子沿着岛上山坡的走势而建，正是秦大王等人的老巢。

怒岛上也有不少渔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秦大王缴纳保护费。但是，他们都住在岛屿的另一端，从山寨临海的一面，全都是悬崖峭壁，就此形成天然的分隔，从而最大程度地让他们的妻子、儿女，不那么频繁地受到海盗的骚扰。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是绿林好汉，但是，和这群穷凶极恶的海盗，是毫无道理可讲的，因此，他们只小心翼翼地躲闪着，期待着上天能够给予这群海盗最大的惩罚，以回复他们往日平静的生活。

但是，上天显然没有听到他们的请求，海盗们依旧嚣张着。

夜已经深了，和白天的炎热不同，晚上的凉风有些浸人。

寨子的一块空地上燃烧着一大堆篝火，旁边已经空了几十个酒坛子，海盗们醉醺醺地喝着劣质的烧刀子，大块地吃着从岛上猎来的野兽和一种庞大的烤鱼。

旁边的一排树干上，绑着十几个被抢来的女子。最初，不时有惨叫声传来，受尽凌辱的女人们，撕心裂肺，疯狂挣扎，渐渐地，那些哭叫变成了哀嚎，最后，就变成了麻木，她们披头散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成了一群行尸走肉。

对于早已没有一丝善心的海盗来说，这种场面早已习以为常，等他们对这群女人腻烦了，又找到了新货，就会把她们推出去，随便给一条小筏子，任她们自生自灭。

秦大王汗涔涔地从一个丰满女子的身上下来，女子身上已经找不到一块完好的地方，瘫在地上那块巨大的深色地毯上，几乎已经死了过去。

秦大王犹不满足，忽然想起今天抓到的那名少女。

一名随从给他抱来一坛酒，他提起，仰着脖子喝了几大口，酒就去了大半，他摸摸嘴巴，随手将酒坛子抛到一边，转身就走。

这间巨大的木屋是秦大王的“皇宫”，四角是四根粗大的活的树木，在三丈高处，拉了巨大的帐篷，再用木板铺架，初来的人，往往分不清楚这究竟是帐篷还是木屋。

秦大王的起居决策都在这里，四周点着几枝巨大的蜡烛，中间放着一张巨大的床，倒是上好的梨花木，是某一次从一位外放的京官的船上抢来的。

此时，这张巨大的床上躺着那个被抢来的少女，因为身形瘦小，躺在床上，一时倒看不出有人在上面。

秦大王走过去，坐在床沿，少女条件反射似的，一下就坐了起来，下意识地伸手到护腿里，可惜，护身的唯一匕首早就不见了。

她这样的反应令秦大王很是满意，他喜欢看到无力反抗的人被自己玩弄在股掌之间，如猫抓了老鼠又不吃，只肆意欣赏老鼠的胆战心惊。

从剩余的几个男人口中，他已经得知，这群人，正是被当今权臣蔡元长陷害的某武将的家眷。武将被告了一个“谋反”，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本朝自太祖开始，立下誓约，不轻易诛杀大臣，但是，一百多年后，已到王朝末路，君昏臣谄，蔡元长一手遮天下，残酷打击异己，暗中布置诛戮了该武将不算，更将他一家眷属流放，半途追杀，再加上山路盗贼，还没达到目的地，族人几乎已经死亡殆尽。

其中一些无辜受到牵连的人，恐怕彼此一生中也未见面，但因位列“九族”之内，就逃不出这场飞来横祸。只有那个混在人堆里的少女，大家虽然也知道她是亲族之一，但至于姓名身份，却没有任何人知道。

知道的人，也许早就死了。

此时，少女的脸还是半边雪白，半边脏污，秦大王忽然来了兴趣，正好看见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碗水，一些饭菜，正是晚上送来，少女还没有吃的。

他的大掌伸到碗里，掬了一把水，劈头盖脸地就往少女脸上抹去，少女哪里躲闪得了？被他一通乱擦，整个脸都露出本来的颜色，虽非什么天姿国色，却也清秀端庄，白皙的脸庞被揉了一抹惊恐的红，可是，她却倔强地咬着嘴唇，强行把这种惊恐压了下去，只淡淡道：“我若今天不死，日后必杀你报仇。”

他抱住她的肩头大笑起来：“哈哈，大爷就等着你来报仇。你还没说呢，你叫什么名字？”

他满口的酒味，全部喷在少女脸上，少女扭过脸，强忍着恶心，终于还是忍不住，张口就往他放在自己肩头的手咬去，这一下咬得极重，秦大王挣脱时，上面已经留下了一排深深的齿印，他却浑然不觉得疼痛，仍旧怪有趣地看着她，一伸手，忽然就往她的胸口撕去，

原本算得结实的衣服，被他这样一撕，不费吹灰之力就裂开了，只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和紧紧勒着胸部的布条。

秦大王的一只大手轻轻按在少女雪白的小腹上，更是兴奋，另外一只手一伸，又撕下那块遮盖了神秘领域的布条，顿时，少女青涩而柔软的胸脯就落在了他血红的眼睛里，颤抖、哆嗦，如两朵开在寒风里的小花。

如一头饿极的猛虎忽然见到了一头带血的小兽，秦大王的双眼几乎要充血了，喉咙里发出咕咕的一阵怪音。

少女再怎么倔强，又怎经得起这样的场合？这一次，再也没有了当初冷静自持，拔刀刺杀的勇气，浑身筛糠似的，眼前漆黑一团，仿佛这个巨大的尖顶的屋子变成了最最可怕的人间地狱。

她尖叫一声，几乎要晕过去，但见他血红的双眼，明知今晚将遭不幸，干脆奇异地翻身坐了起来，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从脖子到雪白的胸脯，再到柔软的小腹，那一片身子因为青涩还谈不上曼妙，却玲珑，尤其是心口上那一抹红——是她刚被抓住时自杀未遂留下的——红与白的鲜明对比，形成极其残忍的审美错觉。

秦大王胡子拉碴的下巴刺在她的胸膛上，死死地盯着那抹红，稍移目光时接触到她的视线，情不自禁地松口，身子挪开了一点儿。

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时刻竟然是这样可怕的眼神。他有点儿悻悻的，身体里的火焰燃烧，却又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两人就这样互瞪着，最后，还是秦大王先移开了目光，但是，眼中却凶光一闪：“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少女忽然笑了一下，很轻蔑的那种，还冷冷地哼了一声，仿佛看着一块丑陋的抹布。

秦大王怀疑自己看花了眼睛，这个毛丫头，竟敢用这种眼神看自己？

他怒道：“你再不说，我就杀了你那几个族人。”

少女的口吻淡淡的：“要杀要剐随你，其实，我并不怎么认识他们。”

这是她第二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声音清脆，睫毛上不知是沾了他揉搓时用的水，还是刚刚惊吓时流的泪，湿润，粘粘的，好像某一种昆虫，即将破壳而出，有一种朦胧的美丽。

秦大王是个粗豪汉子，杀人如麻，从未如此近距离仔细观察过一个女人，只生生地盯着那双明亮至极的眼睛，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念头：

要摧毁她！

一定要摧毁她！

就如摘下一朵盛开在自己面前的一朵花，然后，用力地揉碎。

“你滚出去，我要睡觉了。”

她的声音带着怒意，却又是温和的，气派极大，仿佛他是伺候她的一个仆人。

秦大王正要发怒，她已经倒下去，用手枕着头，闭上了眼睛，从修长的脖子，到青涩的

胸脯，连成一种女体极其柔和的美丽。可是，她却呼吸稳定，旁若无人。他几乎立刻就要一挺身压下去，可是，手还没触摸到，却不知怎的又缩回来，悻悻地转身就走了。

门口无人守护，这个岛屿上，若没有船只出行，本来也无人能够出逃。秦大王走了几步，但见两名海盗在一边探头探脑，怒喝道：“你们盯着点，不许让那个女的跑了……”

两名醉醺醺的海盗流着口水，点头哈腰的：“大王，那个美人够不够劲？”

二人还没反应过来，每人脸上都挨了两记耳光，打得他们眼前金星乱冒，身子晃了几下才站稳。

“听好了，没你们的份，谁也不许靠近她。”

“是。”

二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发怒，一个劲地只点头：“遵命，遵命。”

秦大王心里的一口气仿佛稍微发泄了一点，怒气冲冲地就朝火堆走去。在那里，一群海盗已经醉倒，几个女人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他随便找了一个女人就扑上去……

夜色下，这片天空已经分不清楚是人间还是地狱。

待秦大王脚步声远去，少女才翻身坐起来。

胸口一阵生疼，被他抓捏过的地方一片淤青，她不知道这个恶魔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但还是松了一大口气，立刻手忙脚乱地捡起地上破烂不堪的衣服穿在身上。

她早已饥肠辘辘，本来是一心绝食求死，但一时半刻死不成，只怕还得受辱，想想就改变了主意，伸手取了桌上的食物吃了起来，也顾不得那碗水刚被那么一只恶心的手摸过，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第二章 女奴

这一夜，不敢熟睡，也不敢做梦，浑浑噩噩地醒来时，外面已经是满天的阳光。

没有鞋子，花浴赤脚走在沙滩上，身上还是被撕碎的衣服，虽然遮住了主要部位，但是，大半的膀子都露在外面。

她就这样走了出去，慢慢地，先在门框探了一下身子，四周静悄悄的，别无人迹。昨晚的狂欢仿佛是一种梦，那些凶神恶煞的歹徒，仿佛是魔鬼瓶子里装的青烟，已经被收回去了。

海风带着清新的气息吹来，清晨的岛上，因为各种飞鸟的声音，更显得寂静，她定了定神，走了出去。

外面，是一排一排高大的椰子树，还有一大丛一大丛的芭蕉，不同于花园里看到的，这儿完全是海边的那种粗犷。而山壁那面，又是另外一种景象，整片的高山茂草，草在海风的吹拂下，一浪一浪地起伏。

清晨的阳光还不炙人，海边的沙又细又白，光脚踩在沙子上，如果不是那种踏实的感觉，她几乎分不清楚这究竟是白色的雪还是沙。

前面是一块大半裸露在外面的石头，呈凹形。水很浅，只没过小腿，她走过去，在凹地中间坐下，前后都毫无遮拦，从前面看去，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海洋，浩渺无穷。她干脆站起来，踮起脚尖，努力地往太阳升起的地方看。

那一片的海被很清楚地分成三种颜色，嫩芽一般的浅绿色，苦茶感觉的深绿色，和一望无际的蓝色。三种颜色没有丝毫过渡，一刀切一样的陡然变化，让她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的处境。

脚上有些痒痒的感觉，她随手一拂，原来是爬了一只小蟹，幸好那蟹钳还不足以蛰人，她拿在手里看看，忽然听到一阵“吃吃”的声音。

她往左边的石背一看，只见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大大的篮子，正在那里拣螃蟹，已经拣了满满一篮。

小男孩约莫八九岁，十分瘦小，跟个豆芽菜似的，提的篮子远远超过他的身子，非常吃力。

这时，小男孩也发现石上有人，吓了一跳，抬起头，满眼的惊恐，脸上还有一块疤痕。这孩子无比的眉清目秀，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无邪，只看一眼，就令人觉得这个世界原本是美丽的。

她笑起来：“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小男孩见是一个面容温柔的少女，便回道：“我叫岳鹏举……十三岁了……”

原来他已经十三岁了，估计是营养极其不良，所以个子并不高。

他想了想，很认真地抬头看她：“姐姐，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花溶，我叫花溶。”

“花——溶——”小男孩一字一顿，用手指在大石上划着，“是这两个字么？”

花溶很是好奇：“你识字？”

“我娘教的，认识几个……姐姐，你呢？”

花溶笑起来：“我也认识几个……”

“个”字尚未落口，足踝已经被钳住，她身子一晃，几乎生生地被拉进了一个铁石般的怀里，那个恶魔一般的声音响在耳边：

“哈哈，你叫花溶？我还以为你一辈子都不会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呢……花溶？也不是什么好名字嘛……”

花溶拼命挣扎一下，岳鹏举见到这个凶神也十分惊恐，秦大王一脚就将他手里的篮子踢到了地上：“臭小子，快去干活，再敢偷懒，大爷把你身上的肋骨一根根都拆了喂王八……快滚……”

花溶甚至来不及看一眼那个小少年，眼前一花，身子突然被抛到了半空中，秦大王好像在玩弄什么新奇的玩具，等她的身子快掉到水里了，才一把抄住：“这是对你的惩罚，谁叫你不告诉我名字，却告诉一个臭小子？”

花溶一阵眼花缭乱，他的手一松，这一次，她整个人“扑通”一声掉到了海水里，连喝了几口海水才爬起来，咕咕地吐了几口，脸色发青，嘴唇发白，好不容易站稳，转身就往岸边跑。

秦大王见她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起来，几步追上去捞住她，两人停在了一棵巨大的椰子树下：“喂，陪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花溶被他拉倒在地上，浑身的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浑身的曲线暴露无遗。她又羞又急，却又逃脱不得，只能倒在雪白的沙子上，闭着眼睛，恨不得自己根本就不曾出生到这个可怕的世界。

他低下头，恣意地欣赏着那个起伏的胸脯，然后，用手掌一把贴在她湿漉漉的衣服上，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朵花蕾的颤动。

阳光静静地洒在沙滩上，洒在她的脚背上，他看着那双纤长的玉足，结实，修长，充满了力与美的意味，绝非那种三寸金莲可比。本朝贵族女子缠足，她没有缠足，可以肯定并非出自贵族之家，而且，她也跟被诛戮的那名武将不同姓，她是什么人？

阳光很快将她的衣服晒干了，蓬松在身上，遮挡了先前的狼狈。秦大王的手却依旧覆盖着她的胸部，更是显得温热，她只是紧紧闭着眼睛，也不知道是在害怕噩运的到来，还是已决心承受不幸的一切。



她这样一副待宰羔羊的模样,更是刺激了秦大王,一侧身就压在她身上,阔口一张,整个覆住了她的嘴巴,也不知道是在亲吻还是撕咬,等他放开她时,两人的嘴巴里都是血,只见她尽力翻身坐起来一点儿,狠狠地:“你记住,我若不死,必定杀你报仇。”

“哈哈,本大王不知有过多少女人,如果个个都找我复仇,我就算有一百条命也不够,你还是省省吧……”

他语音轻蔑,一把揪住她的头发,阳光下,她的头发被地上雪白的沙子映衬得散发出乌黑的光彩。

他抓紧了,又加了一点力:“你要杀我,是吧?我先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头皮一阵生疼,然后开始发麻,花溶被抓得仰起头,半跪在地上,他居高临下,嘴里灼热的气息全部灌入她的嘴里:“还想不想杀我?”

她的头往左边一偏,要避开他的浊气,如此,头发就被拉得更紧,剧烈的疼痛,一根根,头发仿佛要全部掉光。她挣扎着去咬他的手,可是那只巨大的魔掌一下就移开了。

秦大王见她此时此刻居然还敢反抗,拖着她的头发,如老鹰抓小鸡一般,拎着就往前走。她的腿几乎被在沙子上拖着,沙子很软,可是,秦大王走得快,太阳又大起来,腿很快就布满了细小的伤痕,鲜血淋漓……

等秦大王停下脚步时,花溶几乎已经晕了过去,却被他一把抛在地上,跌得晕头转向,然后,是他的大声咆哮:“这里才是你该呆的地方,你居然敢反抗本王……”

花溶勉强睁开眼睛,看见前面的一排树木上,绑着七八个女子,每一个都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形如死灰,全身上下,布满了可怕的痕迹……

她的脸色从惊讶到茫然再到惊恐、绝望……这也是自己的下场!逃亡、流放的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用尽了各种方法苟全性命,如今,却要落到更是想也不敢想的可怕境地……

她终于害怕了!

彻底害怕了!

没有任何女人见到这种情景会不害怕的!

秦大王瞧得有趣,又大感得意,却忽然发现不好,一伸手就捏住了她的下巴,可是,已经迟了一步,她已经咬住了自己的舌头,口里涌出大股的鲜血,脚在沙地上无力地蹬了几下,就晕了过去……

他呆了一下,一时间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抱起她,紧紧捏住她的下巴,低头舔她嘴边的血,一下,又一下……

花溶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一片巨大的叶子上,抬头,是茂密的椰子树和棕榈树,遮天蔽日,看不见一丝阳光。

嘴巴上好像涂着一种厚厚的药膏,舌头木木的,她动了一下,没法张开。

可是,眼睛还能动,一转眼,她看见前面坐着一个人,那种铁塔似的身子,仿佛摘了一片叶子在吹着什么古怪的小调……

恶魔。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魔。

心里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极点,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她翻身正要坐起来,逃跑,哪怕能跑几步,哪怕能获得死去的权利。

可是,很快,她这点微弱的希望都被消灭了,他转过头,一伸手就拉住了她,眼里还有一丝惊喜:“你醒了?”

他的手就是一把巨大的枷锁,她的全身都在发抖,嘴巴也哆嗦着,更是发不出一个字来。

“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

她死死地盯着他,然后,又移开目光。

他托住她的脸,只避开一点下巴的部位,让她的目光重新转向自己,大声宣称:“你记住,你是我的女奴!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眼看那只熊掌又要伸到她的面前,那种被捏着下巴,仿佛骨头都要被捏碎的可怕感觉再次席卷全身,她情不自禁地点头。

“你乖乖听话,就不会吃苦头。”秦大王笑起来,熊掌摸在她的脸上,这一次,她没有再扭过头,仿佛是最温顺的一头羔羊。

“你也不许自杀。你的命也是我的,我叫你死,你才能死。”

她茫然地点头。

他对这样的表现满意极了,可以肯定,这个少女已经完全臣服于自己了。这时,他才开始问自己想知道的问题:“你今年几岁了?是何方人氏?”

她的嘴巴一张一翕的,根本说不出话,秦大王才想起,她的舌头受伤了。可是,她却不敢不答,只在沙地上用手指写出两个字来:“十七……”

“哦,十七岁?”他看她写在沙上的字:“你还会写字?”

她又点了点头。

“你是那个武将的什么人?”

这一次,她没有写字,仿佛在思索该怎么表达。

“那么多字不好写,算了,等你好了再告诉我。”

她松了口气。

他的脚下放着一个椰子,他一掌劈成两半,拿了一半,将里面的汁水滴在她口里。她丝毫也没有违逆,一点一点地喝光了半只椰子的汁水,他随手将椰子壳抛得老远,竟然有点开心的样子,又拿起那片刚刚扔到一边的大叶子,放在嘴边吹了一下,发出一声极其难听的怪响:“那间屋子是本王赏赐给你的,从今天起,你就和本王住在一起。”

一阵风吹来,许多细小的白沙落在她的头发上、露出的腿上、胳膊上,他用大掌一扫,将那些沙子替她扫落,又捏住了那截莲藕似的小腿,像某一种巨大的怪兽。

花溶闭上眼睛,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刻的命运会如何,每一分每一秒,仿佛都在受着一

种极大的酷刑。

午后的太阳，终于从树缝里洒下一缕，斜斜地，像一道很长的筒形光圈，可以看到光圈里许多飞舞的尘土。

那一缕阳光，又正好照在花溶的脸上，黑色的睫毛、惨白的脸、嘴唇发青，三种奇怪的颜色混杂，交织成一种无法形容的凄艳。

秦大王看得一阵口干舌燥，低下头，在那发青的唇上咬。本来是肆虐的咬，咬了几下，觉得有点淡淡的甜蜜，他兴奋起来，直到咬出一阵红痕，才放开她的脚踝，抱起她就往屋子里走。

身子挨着床的一刹那，她感觉到压在自己胸口的那种快速的心跳，仿佛有一面鼓在猛敲。忽然听到一阵“呜呜”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吹一种牛角。秦大王面色一变，立刻放开她：“你先休息两天，记住，哪里也不许去……”话没说完，就匆忙走出去了。

在海岛的一角，海盗们已经迅速聚集起来，如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一见秦大王，一个叫做李兴的海盗就走过来，满面兴奋：“大王，我们接到消息，有大买卖……”

秦大王不以为然：“又是被流放的？那可没什么油水。”

“不是，这一次我们得到密报，船主的身份很特别，是一名王爷。”

“王爷？”

“大王，我们是不是放过这艘船？不然，引起朝廷的围剿……”

秦大王眼睛一瞪：“这是大爷的地盘，别说王爷，就是皇帝老儿，本大王也得叫他留下买路钱。干，好久没遇到过肥羊，这次一定要狠狠捞一票……立刻准备。”

“是。”

侥幸逃过一劫，花溶觉得那个牛角的声音，真是一场天籁。那是一种信号，肯定是有事发生了，秦大王才匆匆离开的。

但是，躲得了初一，能逃过十五？

花溶一个人躺在巨大无比的床上，瑟缩着翻来覆去，到夜晚，终于还是忍不住地心惊胆颤，偷偷跑到门口，四处张望。

四周静悄悄的，昨晚狂欢时的火光也不见了。她忽然想到，这群海盗是不是又“出动”了？

她悄悄走出去几步，发现不远处，有个举着火把的海盗正在巡逻，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刀，而在他的对面，还有一人同样装束，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巡逻。

这座屋子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她不敢再多走一步，又慢慢地回到屋子里。

第二天早上，她依旧起得很早，四周还是静悄悄的，撤掉了巡逻。她发现，白天，这里是不怎么巡逻的，因为除了得到船只，也别无他路可逃。

老远，她就看到昨天那块石头，那是唯一可以“登高远眺”的地方，可是，想起秦大王，不知他会不会又从某个地方冒出来，便停下脚步，不敢往那边走。

站了一会儿，她忽然听到一声细微的声音：“姐姐，姐姐……”

正是昨日见过的那个少年，依旧提着大大的篮子，正在大石后面，机灵地看着她。仿佛在魔域里见到了一点阳光。舌头还很疼，不能发出清晰的声音，她含混地答应着，也顾不得害怕，快步走过去。

岳鹏举见她过来，十分高兴，卷着裤腿爬上石头，看着她的嘴巴，低声道：“姐姐，他打你了？”

花溶愣了一下，低下头看海水，这一片的海水很是清澈，能照出一点人影，她才看到自己的嘴唇高高肿了起来，很像一个香肠嘴。

“姐姐，他们今天出去了，又去‘做买卖’了。”

她心里一喜，暂时不怕秦大王又从某个地方钻出来了。她很想问这个少年一些问题，但舌头很不灵活。

少年见她几次张嘴，声音含含糊糊的，骇然道：“姐姐，你变成哑巴了？他把你打成哑巴了？”

她摇摇头。

少年狐疑地看着她，然后，机灵地拉着她跳下水面，跑到前面的沙滩上，折了一根树枝，递给她：“姐姐，你不会变哑巴吧？”

她微笑着在沙地上写了个“不”字。

少年好像放心了一点儿，想想，从手里提着的大篮子里拿出一个东西，是一只鲜红的海螺，非常漂亮：“给你。”

她接过海螺，仔细地看看，很是高兴，又用树枝写了两个字：“谢谢。”

少年盯着她写的几个字，看了好一会儿，居然叹息了一声：“姐姐，我要是能认识许多字就好了。”

她用树枝写道：“你没有书么？”

他黯然摇摇头：“我娘识得几个字，全部教给我了。后来她去世了，就没人教我了。我又被抓到这个海岛上给他们干活，以后也不能写字了……”

她微笑道：“我教你。”

少年大喜，倒头就拜：“谢谢姐姐。”

这一天，花溶都和这个少年一起，在海边的椰子树下写字。少年学得十分努力，渴了就喝树上摘下的椰子。两人浑然忘记了时间，到黄昏时，少年忽然大叫一声：“糟了，我忘了去拣螃蟹……”

秦大王和众海盗很喜欢吃那种小螃蟹，他的职责就是拣螃蟹，帮几名司厨的海盗煮饭，今天写字，居然忘了回去，等待他的肯定又是一顿毒打。好在今天海盗都出去了，岛上人不多，没有人来催促。

花溶拉着他：“我去帮你拣。”

可是，今晚天气不太好，很快乌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雨，没什么螃蟹，拣了半个时辰，